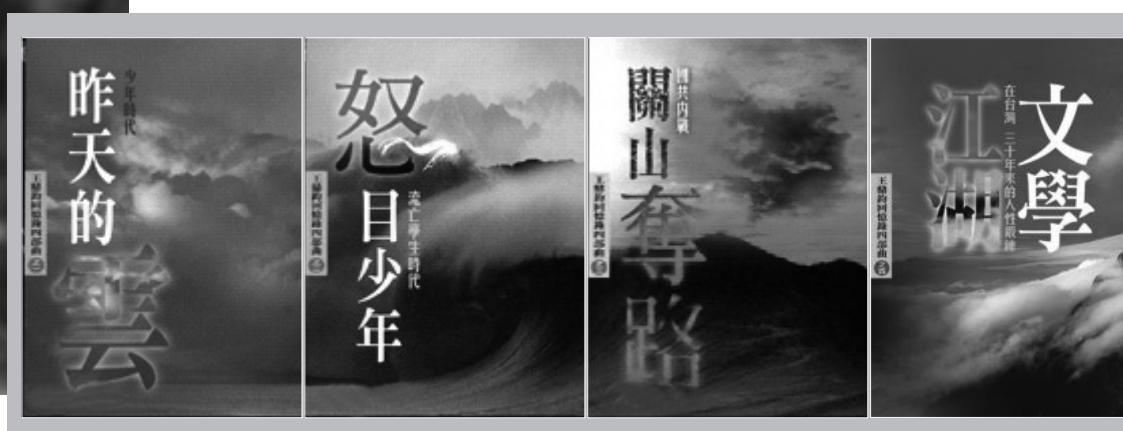


# 王鼎钧散文的美学意蕴

□燕世超 王亚男



血液中流淌着多种文化传统，不仅包含着原乡儒家文化传统，更混合了基督教信仰以及佛学思想，它们相互冲突的同时又有交融、补充，从而为他开拓出一个更加丰富浑厚的文化境界。

随着新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作品中的文体意识和语言形态也在发生重大变革。诗歌与议论性散文的变革首当其冲，逐步向诗的散文化和散文的社会化、通俗化方向演变。钱锺书曾提出：“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日以不文为文，以诗为文而已。”王鼎钧虽是散文名家，但早年也多作诗歌。他多次强调文学的血统是诗，文学的遗传基因是诗。他还主张：“不管是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都以诗为指归，都得懂诗，爱诗，读诗。所以我常劝人读诗，不读诗无以言，不读诗无以写散文。”因此，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家，即可知文学里是没有绝对的文体和分类之限的，但凡被称作“散文大家”的人，都擅于博采众长却又独具特色。

作为“五四”以来较早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作家，他自称是“在台湾及早力行将小说戏剧技巧溶入散文之一人”。各种文体的深度互渗、融合最终成就兼容并蓄却又独具特色的散文。

王鼎均多次谈及这种兼容并蓄的重要性，他在《文学种子》中说：“诗、小说、散文、剧本，是那棵叫做文学的大树上的四枝，是文学大家族中的四房屋，并非像动物和矿物截然可分——为了便于观摩学习，必须夸张四者相异之点，寻求他们个别的特色。这以后，层楼更上，作家当然有不落窠臼的自由，兼采众体的自由。”他大多数的散文也如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丰富，兼具了小说、诗歌、戏剧的特色。在继承传统散文精华的同时，王鼎

钧将小说、诗歌、音乐等艺术因素融入散文中，有效拓展了散文的表现空间，增添了散文的艺术感染力。在《碎琉璃》中的不少篇目，既有散文的感悟和情理的抒发，又有小说的虚构和情节的曲折。议论中有着叙事的娓娓道来，叙事中还有着诗歌的以梦为马，抒情中还有音乐的音韵美妙。这种兼类的文化散文，也标志着他的创作由兼类融合逐步迈向更为成熟的巅峰。

## 沉郁厚重、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

早期台湾散文给人的印象是细腻温婉，清简空灵，女性如三毛、席慕蓉、琦君，男性如萧白、杨牧。刻骨铭心的乡恋乡情、静谧深邃的情趣意境，是几十年来台湾散文家最显著的标示。而王鼎钧散文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浅吟低唱的拘囿，更为关注民族审美心理，扩展写作空间，将散文置于文化历史的大背景下，给人以深厚沉郁的体悟。学者楼肇明曾经评价“王鼎钧和余光中在散文文坛崛起，他们两人可谓珠联璧合，共同为完成对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石”。

他的作品狂放恣肆、沉雄苍劲，有着突兀峥嵘的想象力和排山倒海、阅兵方阵般驾驭文字的能力，将散文的阳刚之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对生命的抒写，刚劲透彻而又意味深长：“那些泪，在我流过泪的地方，热泪化作铁浆，倒流入腔，凝成铁心钢肠，旧地重临，钢铁还原成浆还原成泪，老泪如陈年旧酿”。他的抒情散文，情感奔放强烈，大气磅礴：“中国啊，你这起皱的老脸，流泪的苦脸，硝银水蚀过、文身术污染过的脸啊，谁够资格来替你看相，看你的天庭、印堂、沟

恤、法令纹，为你断未来一个世纪的休咎？”他行文气势雄浑，深沉厚重，时常不拘泥于细节，泼墨淋漓的特色显露无遗。《旧曲》中场景宏大，节奏迅疾，给人一种广阔和深远的美感：“旧曲听来空余恨……我是太阳，我是永远不变的火，我是光明所有者……热血滔滔，热血滔滔，象江里的浪，像海里的涛……旗正报叙，马正萧萧，中国人，万古不灭，英雄无穷名……昨夜，梦魂溯时间之流而上，重新出入于雄伟而古旧的合唱中，音波如浪，将他自时间的流沙下浮起。余音如丝，在他的隐意识上刺绣，余波穿体而出，绕于梁，通于夜，融人大野，大野沉沉睡去，繁星俯视下，万户各自锁住一方黑。静，静如一切未发生前，静如一切业已结束后。远处，第一大城的路灯，环绕守护霓虹的残烬，残尽明灭，车灯比流星更飘忽。这不是太古，不是末日，是廿世纪。”

恰如黄万华在为王鼎钧《风雨阴晴》写的序言中指出：“他在沟通人生、艺术、宗教三者中呈现的澄澈、宁静，表现出回荡于天地间的中国智慧和精神。这使得王鼎钧散文常有的大开大阖的结构、金戈铁马的气势、疏朗遒劲的文调，都显得更为强劲、深远。”他是克制的，深沉的，宽容的，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流亡、颠沛的生活亲历，造就他苍劲沉郁、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

## “直教异乡为故乡”的独特乡愁美学

“一代游子尽望乡”，古往今来，但凡远行，就有游子思乡的惆怅，乡愁永远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来唱不完、诉不尽的主题。掬一把思乡泪凝结成晶莹的篇章，字

唱的思乡曲却与他人有着绝然的不同。

王鼎钧在古城兰陵度过了他的童年，然而自少年作为流亡学生开始，兰陵就算是他乡愁所系的故乡了，随后的颠沛流离，一个个所谓的异乡变成了今天的故乡，因此，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他作品中的“故乡”是异于他人的“故乡”，是包含更丰富、更广泛内涵的多种交叉和融汇的“故乡”。

当改革开放以后，返乡一度掀起阵阵热潮，当年被迫离乡的人都踏上了归家的路途，哪怕只是走近再看那多年魂牵梦萦的地方。然而，在游子回乡探亲的大潮中，王鼎钧在内心深处经历着一次次精神返乡，“你说还乡，是的，还乡，为了努力画成一个圈。还乡，我在梦中做过一千次，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月光下，危楼蹒跚起步迎我，一路上撒着碎砖。柳林全飘着黑亮的细丝，又似秀发……”既然梦里已呼喊千遍，为什么不见行动的返乡。他究竟被什么牵绊和纠结住无法前行。竟在梦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只是因为离家太久，太久吗？“老成凋谢，访旧为鬼。如环如带的城墙，容得下一群孩子在上面追逐玩耍的，也早已夷为平地。光天化日，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村庄，是我从未见过的地方。故乡只在传说里，只在心上纸上。故乡要你离它越远它才越真实，你闭目不看见最清楚。”

故乡对于远游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这摘录的文字看王鼎钧的体悟：离故乡越远它反而越真实，看不到它反而会看得最清楚，这样看来，故乡似乎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存在。作品中多次的描写不乏细节，足以体现他从心灵上无限贴近故乡的意愿，而当有机会靠近时

却又在不由自主地排斥着现实意义上的故乡。与其回到一个物是人非的陌生地，再也找寻不到一丝记忆中的痕迹，不如不见，也许虚无竟是拥有，残缺才是完美。他对故乡的情感是矛盾纠结的，一方面他无法割舍对于故乡的回忆，无法遏制那早已渗入骨髓的想念；另一方面，年少时生活过的地方经历世事变迁，早已物是人非，而那文本中所涉及的故乡，不过是经由自己无数次的梦境和想象重新打碎，复又拼接、重组的。故地重游，这游走于真实和想象中的故乡形象，又该如何放置呢？因此，留着这残缺的遗憾，故乡的形象反而愈发清晰，在某种意义上，故乡甚至只存在于作家的“梦”中。无法成行的还乡之旅造成的残缺反而成了怀乡散文中处处呵护的完美。王鼎钧在作品中写了许多梦境，我们大可不必一一考证这些梦究竟哪些是真的梦，哪些又是为了创作需要而编织的梦。

“还乡”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那还不是由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还不是由一个业已被人接受的异乡到一个不熟悉不适应的异乡？我离乡已经44年，世上有什么东西，在你放弃了他失落了他44年之后还能真正再属于你？回去，还是一个仓皇失措张口结舌的异乡人？”

王鼎钧的乡愁美学包含了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这是在跨越了几个时代的艰难漂泊中孕育出的。既然花费了大半生去想象和装饰雕琢，那好像初恋一般的美妙就留给梦吧。“我已经为了身在异乡，思念故乡而饱受责难，不能为了回到故乡，怀念异乡再受责难。”现实，也许是不能承受之重。老旧的房屋可能早已拆除，门前的老树也可能早已被砍伐，有国却没了家，有地址却无人收信。这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故乡了，与其张皇面对未知的结局，面对物是人非的“失根”之悲痛，不如抛却这些欲罢不能的尴尬和悲哀。“所有的故乡都是从异乡演变而来，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这正是王鼎钧的超越所在，也是前文所说与他乡愁的绝然不同所在。以往的作品中不乏乡愁，但作者多在探访旧地后，由于物是人非流露出沉重的失落。于是，在一再的失落中又开始不断地找寻，却没人敢抛下这心理的重负，发出“如果我们在异乡创造价值，故乡有一天也会分享”的声音。而王鼎钧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故乡形象，形成自己独特的乡愁美学。他有对乡愁作为“复杂而又美好的情结”的抒写，又有人类追根溯源的渴望和这种渴望难以实现的矛盾的抒写。他的乡愁构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有生命力、兼具多重审美意味的形象，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游子思乡恋家，带有终极意义上的永恒的观照和关怀意蕴。

## ■动态

### “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召开

“对以文学创作而生的人来说，真正的故乡不一定是某县、某镇、某城，而是美丽的中华方块字。”在旅美华文女作家赵淑侠看来，海外华文作家身处中华文化与异民族文化接触的最前沿，在异国的复杂的文化语境之下，一直在住在中国主流文化与华族文化相互的对流间找寻融合，“坚持文学创作而无悲情”。

由大陆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和台湾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携手举办的“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23日至24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来自两岸四地及海外30多个国家的400余位华文作家齐聚一堂，共同研讨“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分享在中西两种文化碰撞与交融中的独特生存、情感和文化体验。

赵淑侠表示，分布在海外各地的华文作家，有两个共同点：首先都有完整的中华文化背景；再者因为长居国外，多少受到一些住在国文化的熏陶，在思想和生活方面，既不同于母国的本土作家，也不同于侨居

国的作家。海外华文作家具有中国儒家思想糅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质，并且习惯以两种特质的混合观点来看人生、看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黎湘萍指出，所谓“华学”就是华人在离散、移民海外、从“侨居”到“定居”过程中逐渐开展的文学、艺术、文化和学术的总和。它与不同文明、文化“嫁接”而产生“新质”，同时又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华人传统的特征。因此，“华学”是研究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冲突、对话、交流和变化的重要资源。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何启良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一环，但却处于大中华文化圈和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双重边缘”。因此，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华文文学与其在国家文学的系统里争取承认，不如在世界华文文学里发挥作用。

94岁的香港老报人、作家曾敏之说，文学的作用是写人，因而世界华文文学也必须重视抒写人的情感。当下，华文文学

应该写“中国故事”，这有无尽历史的和现实的题材可以进入创作，“无论写民族情、家国情、伦理情，还是乡情、亲情、侨情、友情，都会有人物的背景和因素”。

“香港教育的提升，亦有赖于今后对中华文化的尊重。”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林月秀博士回溯了香港殖民地时期华文教育的发展。她表示，“英国的香港”如今成为堂堂正正“中国的香港”，更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多元化、兼容并蓄同时又深具中华民族意识的文化重镇，迈向一个崭新的教育里程碑。

在台湾女学者郑明俐看来，华文文学团体要努力的不是培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才，而是挖掘华文文化单薄的地区。她说，21世纪是“全球华文热”的时代，如何协助全球各地华人的中华文化教育，是值得仔细思考的议题。因此，华文文学团体要努力结合当地民间文艺团体，把中华文化的根，扎在世界每一个华人的心底。（张东东）

## ■书讯



### 虹影《小小姑娘》近日出版

日前，华文女作家虹影的新作《小小姑娘》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虹影写给女儿的“母女书”。

《小小姑娘》收录了57篇精巧动人的散文，记述了虹影童年与少女时期的诸多难忘旧忆。《小小姑娘》既是虹影对已过世的母亲的追思与致意，也是为人母后的虹影对昔日童年成长的一次温柔回视。冰冷而饥饿的时代里，那些旧日的人和事，今日都成为了生命或苦或甜的珍藏。书中虹影女儿绘制的天真而奇异的画作，更与其母神秘生动的文字相映成趣。

身为一位母亲，虹影认为以故事、尤其是自己经历过的故事情来教育孩子，效果最好。谈到这部写给女儿的书，虹影说：“《小小姑娘》是小小的我，有时六七岁，有时十一二岁，看周边世界、也看母亲和她那个神秘的造船厂和神神秘秘的鬼神世界。如同一面镜子，你穿越，便能抵达那深处，不是黑暗，而是存在于黑暗中的丝丝温情。”（王杨）



华文  
唐建威

HUA XIN

——从吕红《智者的博弈》谈起  
□王灵智

长期以来，我的研究以美国华侨史及亚裔美国人历史为重点。因学术交流与项目合作，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李华伟博士相识。在与李华伟面会之前，就早已读过旅美作家吕红以李华伟的人生经历为经纬的长篇传记文学，当时节选发表在中美等地报刊杂志上。让不同地域的读者对海外华人的人生奋斗历程、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生态有了多方面的了解。而长篇传记《智者的博弈》——李华伟博士传的出版，为读者呈现出传主更加完整面貌。

作者别出心裁，有意选取李华伟职业生涯和家人生活的几个转折点详述；把对传主成长影响最重要的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抗战、求学，异乡奋斗以及融入主流等采用蒙太奇的方法跨时空地进行穿插、间隔和对比，使文字与思想、文本与读者的关系更具内在张力。

传记是人物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虽然不可避免有主观因素的存在，但不是一般的罗列成绩单、平面化的歌功颂德。传主也不是高不可攀，板着面孔的抽象符号，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作者不仅要采访观察，更重要的是通过多方面了解，以自己的眼光及思考刻画人物丰富的个性特征、亲情友情，以及在不同时期与不同人物的交往、记忆中的深刻印象。恰如一滴水可以反射阳光，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可反映一个人的个性或内心世界，亦可多层次立体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脉络及人生轨迹。

优秀的传记作品可以通过个人记忆去回溯、再现父辈经历，表现传主与重要人物的交往，在此之中涵盖历史变迁、时空地域变化及文化跨越，凸显人物的精神面貌。受各种利害冲突的影响，在社会大动荡和大裂变时期，人性复杂多变，手段被目的所驱使，甚至可能违背自己的本性和愿望行事，所以，历史人物的动机应该到历史潮流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到个人道德中去寻找。《智者的博弈》透视了相关人性与社会性、历史性与现实性，为读者认知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 第二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近日，第二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王鼎钧的故乡山东省苍山县召开，研讨会由中国散文学会、美国中华文艺协会、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临沂大学、苍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海内外150余名学者、作家、评论家出席研讨会。从多视角角审视了王鼎钧的文学成就和艺术价值。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炯、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尹汉胤、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郑春、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德发、美国中华文艺协会名誉会长刘荒田、美国纽约华文作家协会执行会长宣树铮、《香港文学》总编辑、作家陶然等在研讨会上分别致辞。研讨会期间，与会者围绕王鼎钧文学创作成就及其在海内外的影响和对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王鼎钧作品的家国情怀和兰陵文化，王鼎钧回忆录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其散文的艺术特色和美学价值以及推动王鼎钧文学作品的出版及研究活动等方面作了精彩发言和深入探讨。

山东大学教授黄万华就王鼎钧和文学史上的境外鲁籍作家作了介绍。他认为王鼎钧以及戏剧家马森，小说家郭良蕙、杨念慈、王幼华、张放，散文家平路、杨明，诗人管管等在内的境外鲁籍作家群的创作有其超越地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足以日后的文学史关注。王鼎钧身处其中，其作品提供的“现代性的中国化”的丰富经验、从自身文化资源中拓展出转化“他者”文化资源的空间等诸多实践、对“乡愁美学”的倡导和深化、在“越界”写作中对于传统文化境界的提升等，都代表了境外鲁籍作家群的创作成就。首届王鼎钧研讨会发起人毕光明作了《历尽波劫后的文化汇流》的发言，他认为王鼎钧的艺术价值是各种文化汇流的结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认为《文学江湖》的艺术魅力不亚于《巨流河》，其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力量还有待大家充分挖掘，并在真实性、文献性、预见性、哲理性、故事性、生动性等方面对王鼎钧作品作了重新审视和解读。马来西亚作家朵拉讲述了王鼎钧对自己的创作、生活、精神等方面的影响。旅美作家王威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讲述王鼎钧

与会者还就王鼎钧散文的语言魅力、乡土情怀、艺术价值进行了讨论。（王凌晓 李洪振 范海雷）